

不遠的寧靜

關渡宮的屋簷就像廟前的人潮，一層疊上一層，重簷如疊湧的潮水，匯聚八方之氣，澎湃浩大，又如疊疊嶂山，巍峨恢宏，華麗繁複的雕飾增映了遊客的衣彩光鮮，彩繪一整條大街的繽紛富麗。屋脊尾上的青龍感染了蒸騰而上的蓬勃人氣，作勢欲飛騰而上，龍的目珠深深望向白得發亮的天空，彷彿想在熙攘的人世裡，尋覓一處靜謐的心靈棲所。

簷下可見一座鼎盛的香爐，如大軍壓境的香，跟摩肩擦踵的人們一般，貼緊身子，踮起腳尖，挨擠在爐中。冒煙的香急著從促狹的空間出來窺探，急欲在擾攘紅塵間尋找一方寧靜，這樣的欲望隨發熱的香爐愈發濃烈，瀉入人們合十的雙掌裡，躬身的腰際前，穿過人們錯落的身影間，凌亂的腳步中，飄過人們喃喃的祝禱，高聲的談笑，顛顛斜斜地橫越鐵馬穿行，噹噹四響的馬路，掠過燒烤小攤放恣的煙薰味，撇過熱狗攤俗豔的油香，繞過一聲聲中氣十足的叫賣聲和喧闐的人語，漫過蔓生的野草，越過不遠處的紅樹林，追逐溫柔的海風，投入恬淡的寧靜中。

在這歡騰前的寧靜，來得如此純粹無意。而寧靜之中，湧現無限生機。會認識這一方淨地的緣由從我加入鳥會義工開始，因為中港河口曾是台北鳥會的一個駐站解說點，週日上下午各會有兩名義工在當地駐站服務。回想當我第一次來這裡實習解說時，看著一輛輛呼嘯而過的腳踏車，紛至沓來的遊人，我不禁懷疑在這人車川流不息的熱鬧街市上，哪裡可以駐足賞鳥呢？我像一隻迷路的螞蟻，背著沉重的單筒望遠鏡，到處逡巡，只見四處林立的攤販，如織的觀光客，我以一個都會客世俗的眼光環視這裡，像一隻困居井底的蛙，井上的天空佈滿市儈的氣息。最後我打電話問了其他義工，才確定駐站的位置。

但當我拿起雙筒望遠鏡往不遠處掃視，我的眼界從浮動的市景中慢慢沈澱，前方波波的潮浪洗褪層層的市塵，帶來了自然清新的氣息，不留痕跡，只恍恍然墜入自然的懷抱中，沉湎其中，不捨離去。熱心的義工前輩細心地跟我說在哪邊看見了哪種鳥，也熱情大方地跟路過民眾講解鳥類，看著滔滔不絕的義工大哥，生性木訥，不善與人溝通的我正擔心著要怎麼在這熙來攘往的人群中，像招攬生意般，介紹這裡的鳥類。後來發現我的擔心似乎有點多餘，因為自然是最美麗的語言，一隻石樑上的翠鳥就足以說明一切。對我而言，比較困難的工作反而是如何讓匆匆而過的人們願意駐足於此，願意停留下來一窺望遠鏡裡的婆娑世界。一旦人們停下腳步，鳥兒絢麗的情影足以抵過千言萬語。

被現代五光十色的媒體寵溺的人們，羽色亮麗的鳥兒最能吸引初踏入鳥類世界的他們，翠鳥無疑是中港河口一顆熠熠發亮的明星。一條水泥矮堤的盡頭，常

有一隻小巧的翠鳥停駐在此，癡癡地凝視河面。初次從望遠鏡見到牠的人們，往往驚異於牠的艷麗而讚嘆連連，翠鳥又別名魚狗，這種耳熟能詳的鳥類，如果未加留意就很容易從眼前錯過。仔細瞧著翠鳥玲瓏的身軀，宛若金庸筆下的美女黃蓉，身著一襲青衫，映耀著藍寶石般璀璨的光芒，橙黃的內襟，透出一股江南女子的靈動水秀。

「咻！」翠鳥如閃電般劃出一道青光，牠宛若一名刺客，鋒利嘴喙如一把剛健的魚腸劍，牠神情專注，蓄積已久的肅殺之氣挾帶風雷之勢，俯衝直下，同時將翅膀斂起，躍入水中。電光石火間，翠鳥振開翅膀，衝出水面，泠泠水光間，嘴裡已多了一尾小魚，慢慢在石墩上享用牠的饗宴。翠鳥的身姿曼妙，即使出入生殺予奪的獵捕行動，身段依然優雅，大有詩人林逋筆下「秋花挹露明紅粉，水鳥衝煙濕翠衣。」的空靈美感。

我在解說時很喜歡問民眾一個關於翠鳥的有趣問題：「翠鳥的公母要如何分辨？」一般民眾往往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因為翠鳥無論公母的羽色和體型都極相似。這時候如果剛好可以找到兩隻一公一母的翠鳥，就是大自然最好的教材。原來翠鳥的公鳥嘴巴是黑色的，而母鳥下嘴喙則是紅色的，就如同愛美的女性在嘴唇上塗了一抹鮮紅，嫵媚嬌麗，風流豔冶。曾經看見一隻公翠鳥銜著一條捕來的魚，含情脈脈地將魚饋贈給心儀的母鳥，「南有嘉魚，烝然罩罩」，溫柔敦厚的鳥兒，謙謙君子地表達含蓄的情意，多麼美好的畫面，如一曲輕柔的江南小調，宛轉蘊藉，情韻絲絲，唧唧噥噥地唱進心坎。

翡翠科的鳥類大多鳥如其名，亮麗的羽色如寶石般絢爛奪目，浸染一身熱帶陽光的熱情奔放，灼灼其華，活潑了冬季河口灰濛的色調。中港河口可見的翡翠科鳥類除了較常見的翠鳥外，還有遠從北方來渡冬的稀客，黑頭翡翠。許多賞鳥人遠到金門一睹芳容，而中港河口這塊環處塵囂中的寧靜之地竟偶然可見這名嬌客的芳蹤。鏡頭中的黑頭翡翠俏立在木樁上，不知是不是造物者獨到的藝術眼光，還是黑頭翡翠本身正是一位藝術細胞豐富的服裝設計師，黑頭翡翠在衣裝上展現了梵谷大膽而鮮明的筆法，儼然披著一幅梵谷中外皆知的名作，星空下的咖啡館，寶藍色的翅膀是璀璨而深邃的星空，神秘的黛藍散發永恆的光輝，橙黃的腹羽呈現露天咖啡館溫暖的氛圍，明麗的橘色暖了河口簌簌冷風的淒清。黑頭翡翠張著渾圓的眼睛，頂著黑色微澎的時髦髮型，巨大嘴喙塗著古典美艷的火紅色，似乎正自豪於牠匠心獨具的服裝，正以鮮明誇張的設色攫住過客的目光。

看見黑頭翡翠的鳥友就像見到女神卡卡般地驚喜，戲稱比中樂透還高興，也有不少鳥友早已將攝影器材架好，一早便殷殷企盼巨星的現身，眼見巨星登臨，一些鳥友像粉絲追逐偶像般，喀嚓喀嚓地快門按個不停，一些則是目光豪不游移地癡癡望著黑頭翡翠，精神一陣亢奮。看見他們滿足而喜悅的表情，想不到一隻

遠道而來的小小鳥兒能帶給人們如此歡愉，隔了一條街的前方是神明的居所，漂洋過來的媽祖帶給信眾信仰的寄託，而這一端的黑頭翡翠恍若越海過來的精靈，給人們歡樂的心情，片刻間消盡塵世的煩惱。

駐站的地點剛好在自行車道的轉角處，騎車遊人總是匆匆而過，有緣相逢而能夠一起分享賞鳥樂趣的民眾，就像不期而遇的鳥兒，相遇在短暫的一瞬，日後再難重遇，縱使他日相逢恐怕也不相識。但這茫茫人海中的剎那火花，卻如綻放空中的璀璨煙火，激盪出難忘的感動。曾經遇到一位中年婦人，在聽完我們的賞鳥解說後，開始侃侃而談她小時候的鳥緣。記憶重回婦人小時候所住的山林，滿山尋常可見的野鳥就如鄰人般親近，如今珍稀的藍腹鷓悠閒地在婦人眼前踱步。雖然現在已難見到從前滿山遍野都是野鳥的榮景，但美好的記憶依舊存在，觀賞中港河的鳥類喚醒了婦人塵封的自然靈魂，也深刻體認到保育鳥類的重要，後來婦人還餽贈我們兩份結緣餅乾。不問姓名的萍水相逢，我內心充滿感恩，感激婦人的分享和這一份共同對大自然的感動和欣賞。

另一種常被詢問的鳥類則是乍看之下長相古怪，看久了卻頗有喜感的埃及聖鸚，或許是埃及聖鸚的體型不小，加上一張黑色如鐮刀般的嘴喙，看起來就像地獄來的使者，吸引初來中港河口賞鳥者的好奇目光。每每有人指著黑頭白身的牠們頻頻問那是什麼，一旦聽到牠們的名字又是一連串疑問，牠們是從埃及來的嗎？原本在埃及被尊為「埃及國鳥」的埃及聖鸚，紆尊降貴來到台灣卻成為備受爭議的外來種鳥類，據說是一次颱風夜裡，牠們從野生動物園裡落荒逃出，從此憑著強韌的適應力在台灣落地生根，繁衍興榮。

埃及聖鸚用又彎又長的嘴在灘地覓食，就如同牠們出現在埃及壁畫上的圖騰，充滿安靜低調的智慧和神秘，卻又有一股熱帶國度的大方和不拘。不管外來的埃及聖鸚如何逐漸同化，入境隨俗，來自北國的蒼鷺一如既往地像一個參禪入定的老僧，斂眉收翅，披一襲灰樸的簑衣，在這朔朔海風的淺灘上，獨釣天地間的蒼茫。蒼鷺總是一身清臞，道骨嶙峋，孤瘦的身影不急不徐地在水邊覓食，牠好像大片留白的水墨畫中一棵蒼勁的孤松，留一片禪意給匆匆而過的人們。蒼鷺有時半張翅膀，擁抱陽光每分每秒的溫暖，烘乾溼透的疲憊，這時的蒼鷺看起來是矍鑠的，晴陽下的中港河口也感染了朗朗乾坤的朝氣，暖和的海線上點亮一層金碧。

陰天的中港河口也蘊藏著無限生機，遠方的水筆仔幼苗正在泥濘裡萌發茁壯，即將勃發的欣欣生息，將要支撐這片漫漫綠意的爆發力，在賞鳥的解說中也嗅得到這股盎然蓬勃的活力和橫肆蔓延的生機。從前總以為賞鳥活動大多是知識份子的興趣，或是退休人員的消遣，但在解說過程中才發現展現高度熱誠的往往是幼齡的孩童，他們看到鳥兒總是又驚又喜，好奇心驅使他們徘徊留連，一看再

看而不捨離開。一位小朋友在看到翠鳥時，驚喜地說老師在自然課時有教到這種鳥類，大自然成爲一座最生動的教室，回想自己的求學生涯，已有多久沒有那種學以致用的感動？

曾遇到一位活潑的小妹妹，一開始便興奮地觀察眼前小白鷺的一舉一動，我的解說夥伴當起小老師，熱心地解說眼下這一幕，只見小白鷺輕靈地攪動一池春水，混濁的泥水中掀起一波漣漪，接著風馳電掣的剎那間，小白鷺以喙刺入水中，仰頭再起時，嘴邊已多了一尾鮮魚。原來小白鷺趁擾動泥水時，捕捉驚慌和混亂的魚兒，好一招「混水摸魚」。緊接著小白鷺展示高明的吃魚技巧，夥伴趁機詢問小妹妹：「小白鷺吃魚是從魚頭開始吞，還是魚尾？」小妹妹隨便猜了一個答案。答案就在現場直播揭曉，小白鷺從魚頭開始把整條魚吞進去，滑進細長的喉嚨，原來從魚頭開始進食，小白鷺才不會被魚骨卡住。我不禁驚異於造物者賦予這樣靈秀的生物如此高深的智慧。

也曾遇見一位活蹦亂跳的弟弟，弟弟的注意力馬上被船頭上停棲的夜鷺吸引，聚精會神地看著夜鷺的神態。我解說著夜鷺會設餌釣魚，將莓果丟入水中，在旁邊伺機而動，一看見有魚兒游過來，立即以迅若雷霆的速度，衝進水面，捕捉貪吃的魚隻，弟弟聽得津津有味，靜靜地欣賞夜鷺，直到牠展翅飛去。弟弟的目光又投向其他鳥類，遠處的海面暈染一片夕霞，弟弟仍意猶未盡地貼著望遠鏡猛瞧，弟弟對鳥類的熱愛彷彿那粼粼的波光，閃閃動人，何時我們卻讓童年對大自然的嚮往隨波濤逐漸遠去，如今夕陽下的中港河口正閃動著自然萌發的熱情和魅力。

總是匆匆忙忙的人生，爲三餐溫飽而汲汲營營，四處奔走的畫面正上演在黃昏時潮汐遠逐霞彩而去，大膽袒露人生需求的灘地上。數隻青足鷗一邊疾走在泥灘上，一邊以尖細而微翹的喙探求食物，有著顯眼白色翼角的磯鷗正追隨炫目的流波，小心翼翼，亦步亦趨地尋找那深藏在波光下的美食。戴著黑色領巾的小環頸鴿，少了紳士的從容，像個慌忙的跑堂，以恍若施展輕功水上飄的姿勢，來回飛快地穿梭在紅樹林間，只求掙一頓飽餐。鏡頭下的鷗鴿科鳥類正栖栖遑遑地，急急忙忙地爲餬口奔走，牠們迅速掠過的身影，看起來是如此渺小卑微，然而快得無法精準對焦的掠影，卻代表著爲生命付出而無法估量的尊貴。在遙遠的九天之上，若有外星生物正觀察著每日忙碌奔波的人類，是否也會感到人們的微渺庸俗，但看似平凡瑣碎的舉措，生命的高貴正由這一點一滴的努力積累，泥地上那一痕痕鷗鴿的足跡，是否正是一道道通往夢想的痕轍，牠們正爲著生命奮鬥，從未停歇，儘管無從得知牠們的夢想，但認真活著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信念。

遠處高壓電塔上的喜鵲正爲著延續下一代孜孜努力，電塔的中央架著一座喜鵲的巢，望遠鏡頭看不見巢裡的狀況，只見喜鵲飛去飛回，爲著繁衍下一代盡心

盡力。另一邊樹林中的綠繡眼正群起飛出，啾啾響亮地唱出一首首花之圓舞曲，中港河的河口正洋溢著生的喜悅，這興旺的生命力活潑了整個天地，我也感受到這熊熊燃起的生命熱力，希望能將它傳達給路過的人們，看著人們漾起的微笑，顯然耳邊那一聲聲清脆的叫聲，盎然的綠意和翩翩飛過的愜意，早已感染了這裡的一切。